

张之路 著

破译“非法智慧”



破译非法智慧

POYI FEIFA ZHIHUI

张之路·著

张国龙

王

董

点评

圣·路·人·想·出·

·想·出·意·小·平·史·南·脉·行·成·出·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破译非法智慧 / 张之路著.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8.10
(新世纪 新十家)

ISBN 978-7-5358-3769-1

I . 破… II . 张… III .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47289号

策划编辑: 吴双英

责任编辑: 王 原

装帧设计: 桂 人 吴颖辉

质量总监: 郑 琪

出版人: 胡 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社 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 编: 410016

电 话: 0731-2196340 2196334 (销售部)

0731-2196313 (总编室)

传 真: 0731-2199308 (销售部)

0731-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 刷: 长沙健峰彩印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册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731-2196362

小传

张之路，原籍山东诸城，1945年9月出生在北京一个叫香家园的地方，但是从记事儿的时候已经在另一条叫大乘巷的胡同里生活了。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1968年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调回北京到中学当教师，1982年进入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担任编辑、文学部主任。曾策划过多部影片，并担任编剧或编辑。2000年，在中国电影集团担任策划部副主任、编剧、编审。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曾创作过《霹雳贝贝》、《魔表》、《暗号》、《足球大侠》、《疯狂的兔子》、《妈妈没有走远》、《危险智能》、《我要做好孩子》、《乌龟也上网》等十几个电影剧本，一级电影理论专著《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还曾创作过《第三军团》、《非法智慧》、《蝉为谁鸣》、《羚羊木雕》等五百多万字的小说、童话。曾经获得过国际安徒生提名奖、中国安徒生奖、中国作协优秀儿童作品奖、中国图书奖、宋庆龄文学奖、华表奖、飞天奖等多项奖励。生平最感到欣慰的是作品能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伴随他们并带给他们鼓励和帮助！



试读结束 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read-ebook.orgbook.com



与电视剧《第三军团》小演员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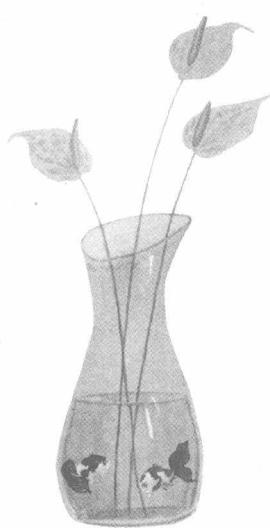
与小朋友做游戏



录 Contents

中短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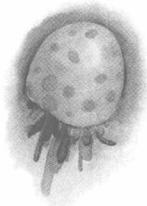
在长长的跑道上	2
题王许威武	14
夏雨	31
蟋蟀也服兴奋剂	45
弯弯的收藏	58
渡桥	66
纽扣	86
羚羊木雕	92
梦断三角蛋	97
少年刘大公的烦恼	111
影子	143
空箱子	154
鼓掌员的荣誉	165
太阳的滋味儿	178
暗号	194



长篇节选

第三军团	214
霹雳贝贝	253
非法智慧	275
蝉为谁鸣	302
创作谈	320
创作年表	322
获奖纪录	325
小读者的信	327

附



中短篇小说

中短篇小说

ZHONG DUAN PIAN XIAO SHU

“我跟你说，你跟谁学的？你跟谁学的？”老汉气得直拍桌子。他拍着桌子，指着墙上的字，一字一句地念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教子如此，人皆知之。老汉气得直拍桌子，指着墙上的字，一字一句地念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教子如此，人皆知之。”

“我跟谁学的？我跟谁学的？”老汉气得直拍桌子，指着墙上的字，一字一句地念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教子如此，人皆知之。”

“我跟谁学的？我跟谁学的？”老汉气得直拍桌子，指着墙上的字，一字一句地念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教子如此，人皆知之。”

“我跟谁学的？我跟谁学的？”老汉气得直拍桌子，指着墙上的字，一字一句地念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教子如此，人皆知之。”

“我跟谁学的？我跟谁学的？”老汉气得直拍桌子，指着墙上的字，一字一句地念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教子如此，人皆知之。”

“我跟谁学的？我跟谁学的？”老汉气得直拍桌子，指着墙上的字，一字一句地念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教子如此，人皆知之。”



在长长的跑道上

ZAI CHANG CHANG DE PAO DAO SHANG

两所学校离得非常近，中间只隔一条马路。

路东的华大附中，听说早先是一座王府。院子里的大殿、厢房、花厅、游廊错落有致。几棵参天的松柏和百年的银杏，更使校园显得典雅，幽静。加上去年这里被定为区重点学校，所以周围的孩子们都以能考上华大附中为无上的光荣。

相比之下，路西的培新中学就寒酸多了，只有孤零零的一座五层红砖楼房。学生的录取分数也比华大附中低。这就使培新中学的学生难免有些自惭形秽。

这一天课间操的时候，培新中学初一（2）班的值日生凌小成和刘铁锁在教室里搞完卫生，一起来到了五楼楼顶的平台上。

刘铁锁身材高大，又黑又壮。凌小成则显得又瘦又小。

“小成，趁这空儿我教你两手……像你这样的小个儿，只有攻对方的下三路才能占点便宜……”刘铁锁拉开架势招呼凌小成道。

凌小成没有回答，只是呆呆地望着对面华大附中的操场。

一个月以前，他仅以一分之差没有考上华大附中。不用说华大附中那幽静的校园，也不用说华大附中那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只要想一想去年华大附中有71个人考上了大学，就令人十分羡慕。而培新中学呢？唉！差点剃了光头。

最让凌小成窝气的是二毛居然也上了华大附中。他平日的成绩不如凌小成，可就是中考时多了那么一分。还有那个胡愈，不就是沾了他妈妈在教育局工作的光嘛！

想到这儿，凌小成心里涌出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去去去，下三路，就你能耐大！”

刘铁锁举起手照着凌小成脖子上拍了一下，跑了。那边华大附中的学生还在操场上集会，好像是他们的校长在讲话。凌小成好奇地张望着，只见校长将一包包东西发给大家。刚开学就发什么奖呢？

凌小成猛地发现楼道里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坏啦！上课啦！他连忙跳下楼梯。

平日里，小成对地理课最感兴趣。可今天不知是怎么了，总静不下心来，也不知老师讲了些什么。

“凌小成，你说说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叫什么名字。”这是张老师在提问。

“华大附中。”

哗的一下子，全班都笑了起来。凌小成的小脸儿刷的一下变红了。唉！再没有比这更丢人的事啦！他真恨不得打自己两个嘴巴。

张老师皱起了眉头，当他看到凌小成那副羞愧和难过的样子时，他又微笑了，摆手让凌小成坐下。

突然，张老师指着自己的鼻子大声地发问：“同学们！你们看，这是什么？”

顿时，教室里安静下来。同学们都瞪大了眼睛，望着张老师的鼻子。咦？那鼻子上什么也没有哇！张老师故意停了一会儿说：“这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教室里又是一阵大笑。但张老师却一本正经地接着说，“如果把我的鼻子比做珠峰的话，那么，我的嘴就是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同学们一下子都被张老师吸引了过去。大家仿佛把凌小成忘了。

看着张老师那清瘦的面容和那只来回摆动的瘦瘦的长胳膊，凌小成的嗓子里不由得一热。他觉得张老师是那样了解他，又是那样地体谅他。凌小成的眼睛有些发湿，可他又觉得男子汉不应该掉眼泪。于是他挺直了身子，心里想，有这么好的老师，即使在培新中学，我也一定要拼命当个好学生……



中午放学了。两个学校的学生就像潮水一样涌到马路两侧的便道上。忽然，凌小成眼前一亮，他看见一个学生胸前戴着闪闪发光的小白牌。啊！那是华大附中的新校徽。

“凌小成，回家呀！”二毛平日里总是驼着背走路，今天好像做了整形手术，胸脯挺得老高，还故意扯了扯衣角。胡愈更像个大人物似的点头微笑。凌小成没答话，只是点点头。阳光下，那校徽亮得让他睁不开眼睛，又仿佛是一块重重的石板压在他的心上。

这一天晚上，凌小成可真是真刀真枪玩儿命了。吃晚饭的时候，他让爸爸用毛笔在白纸上写了四个大字“发愤读书”，用图钉钉在床头上。又暗自下了决心，每天除了做完学校留的功课之外，还要做《中学生自学丛书》上的五道数学题，外加一篇观察日记。

大约九点钟的光景，凌小成完成了学校的作业。为了不影响奶奶睡觉，他搬了一个凳子到厨房，用切菜的小茶几当桌子，就开始实行他的伟大计划。第一道题还算顺利，凌小成心里一阵高兴。第二道题有点麻烦，想着想着，困劲来了。上下眼皮打架不说，凌小成挣扎了几次都不管用，他不想习题了，开始想用什么方法才能不犯困。有啦！他悄悄推开屋门，取出茶叶筒，泡上一杯浓茶。茶水烫得要命，可凌小成等不及了，吹着凉气喝了下去。他又重新翻开那篇习题。可刚刚看过一遍，眼前的字又跳起舞来。气得凌小成又倒上一杯，咕咚咕咚喝了下去，不一会儿就觉得浑身冒汗。真是瞎耽误功夫，刚一拿起书又犯困了。

凌小成一回身看见水龙头。他把脑袋伸过去，哗哗地冲了一遍，等他坐在凳子上的时候，水还往书本上滴呢！他觉得脑袋倒是凉凉的，可就是有点发木。该死的第二题里就像藏着一个能叫人睡觉的小妖怪，要不怎么一到那个地方就困呢！

爸爸打鼾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凌小成真想马上倒在那张软软

的床上去睡觉。可是一想，如果真去睡了，怎么能叫发愤读书呢？

突然，他想起了，许多人都说抽烟能提神。抽支烟可能就不困了。小柜橱下面的抽屉里有一盒。那是专门招待客人用的。凌小成蹑手蹑脚地走进屋打开了抽屉，开始摸索。他的手摸到了烟盒，心中好高兴。他赶快来到厨房，拿出一支烟放在嘴里，点火的时候，他吸了一口，好家伙，这一口差点没让他背过气去，他剧烈地咳嗽起来。

“怎么回事？”这是爸爸的声音。凌小成急忙跑进厕所关上了门。

厕所的门开了，爸爸披着衣服站在门口。凌小成还没来得及说话，脸上就重重地挨了一下。在凌小成的记忆里，这是爸爸第一次打他。他站在那里没有动。妈妈、奶奶都起来了。他们虽然拉住了爸爸，但是没有人袒护他，凌小成给带到了屋里。

当爸爸在外面转了一圈回来之后，他的神态变了。他看着儿子湿漉漉的头发，鼻子有些发酸，含混地说：“睡吧！明天再说……”

第二天早晨，大人们醒来，发现凌小成趴在厨房的茶几上睡着了。旁边有一杯冲得没有一点颜色的茶。他的头发把桌上的书本弄湿了一大片。

三

这一天，中午放学的时候，凌小成上了四路电车。他捡一个靠前门的单座坐下。他看见二毛和胡愈上了中门，一屁股坐下，然后就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学校的事情。

车上的人越来越多了，到了南花园站，从中门上来一位拄着拐杖的老爷爷。售票员喊起来：“哪位年轻人给这位老爷爷让个座？”凌小成回过头来，只见二毛和胡愈说得越发带劲了。电车突然刹了一下，老爷爷差点摔倒。二毛他俩也向前一拥，挤在一堆。“哈哈哈，真好玩……”可是他俩仍坐着不动。

凌小成站起来，大声招呼着：“老大爷，您到这儿来坐！”说



着过去搀扶老大爷。

老爷爷坐定了，从口袋里掏出手绢，一边擦着汗一边问：“小同学，你是哪个学校的？”凌小成没有说话。

“告诉我！我不会给你写表扬信的！”老爷爷爽朗地笑着。

凌小成红着脸小声说：“培新中学。”

“好！培新中学培养的学生好！”老爷爷竖起大拇指激动地说。

一瞬间，凌小成觉得自己的心猛跳了一下，一股暖融融的东西流遍了全身。他没有想到，这么点小事会给培新中学带来这么大的荣誉。

下车的时候，二毛和胡愈跑了过来，学着老人的腔调：“培新学校就是好！”

“什么意思？”凌小成停了下来。

“没什么意思。你怎么不戴校徽呀？嘻……嘻……”二毛做了个怪样，拉着胡愈就走。

“不像你，戴着校徽给学校丢人！”

“你是羡慕还是嫉妒？”二毛仍旧在笑。

凌小成气得说不出话，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二毛和胡愈走了，走着走着却有仄有韵地说起快板来：“培新中学校，人人都知道，老师是白薯，学生是山药。”

凌小成觉得自己的血一下子涌上头顶，多少天的辛酸和委屈一齐化成了愤怒。他大喝了一声：“站住！”

二毛和胡愈转过身来：“你要干什么？”

凌小成走上前来：“你敢再说一遍！”

“说一遍，就说一遍！”二毛摇头晃脑地又说了一遍。还没等他说完，啪的一声，凌小成使劲一推，二毛差点儿摔了个大跟头。于是，一场斗殴就这样开始了。

凌小成又瘦又小，当然不是二毛和胡愈的对手。一会儿，二毛就骑到了凌小成的身上。

幸亏民警叔叔来了，他们都给带到了派出所……

张老师到派出所来领他。眼泪在凌小成眼眶里打转，他觉得自

已对不起老师，也给培新中学丢了脸。

一路上，他几次想对张老师承认错误，可是，张老师却没理他。路过副食店的时候，张老师进去买了两个面包，递给他一个。凌小成再也忍不住了，他一下子哭了出来：“张老师，我对不起您，您处分我吧！”

张老师依旧没有说话，只是到校门口时，才淡淡地说：“先上好下午的课吧！”说完就走了。

凌小成惴惴不安地熬过了一个下午。到了第二天早上，他想，早自习的时候，张老师一定要讲这件事。可是张老师却像没有发生这件事一样。第四节是地理课，离下课还有大约十分钟的时候，张老师合上书本，望着大家严肃地说：“现在，我要讲一件别的事儿！”

铁锁用胳膊碰了碰凌小成：“注意！警报！”凌小成立刻低下头。他知道，那个可怕的时刻终于到了。他没有勇气再去看张老师的眼睛，只是等着张老师点他的名字。

张老师从黑板前踱到了教室后边，又慢慢地从后面踱到前面。同学们的目光一齐追随着他。大家知道，这是张老师最激动的时候。这时，就是最调皮的学生也连大气都不敢出。最后，张老师在讲台前站定，猛一转身。凌小成的心都快跳出来啦。张老师终于开口了，他说：“现在，我来讲一讲天然宝石形成的过程……”

同学们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凌小成发现自己的手心里都是汗水。

张老师慢慢地，像是在继续他的地理课：“天然金刚石是所有宝石中最难得的一种。它们被人类誉为稀世之珍。可是，它们却是由最普通的碳元素构成的。几千万年以前，它们这些普通的纯碳和地下深处的炽热的岩浆沿着老火山下的管子，也就是火山颈一起向上冲。由于火山口经常被堵死，这些温度高达两千度的岩浆在巨大的压力下冷却，其中的这些纯碳在这种高温和巨大的压力下，结晶成天然的金刚石……”

突然，张老师的声调变得高亢起来，他的语音中充满了无限的激情：“同学们，人生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我们人的一生也应该



像一块金刚石一样，只要经得起高温，经得起巨大的压力，不自卑，有信心，我们就一定会变得坚硬无比、熠熠生辉……”

凌小成发现张老师的眼睛中有泪花在闪烁，声音也变得颤抖起来。他突然大声地发问：“同学们！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张老师往日那种严肃和镇定的目光没有了。他简直像孩子一样露出了一种渴望的目光。

同学们仿佛都受到了感染，大家今天好像都变得聪明起来。教室里响起了低沉的、然而是发自肺腑的声音：“明白……”

“我谢谢同学们，谢谢啦……下课！”张老师似乎要哭出来的样子，凌小成却真的哭了。两行热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掉在课桌上。

四

炎热的夏天过去了，一年一度的秋季运动会来临了。因为没有大操场，华大附中、培新中学，还有市重点第一中学一起借了华大附中的操场共同举行运动会。

培新中学的同学们个个心里憋着一股劲。他们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在想，我们的学习成绩不如重点学校，可是我们的身体不弱呀，运动会上一定要见见高低。

在伙伴们的怂恿下，铁锁报了三千米长跑。凌小成因为瘦小，没有报任何项目。他负责给大伙当后勤，借跑鞋，送开水，看衣服。同时，凌小成还有他的秘密武器，跟谁都没说。他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买了12块巧克力，准备送给运动员，增加点热量。

运动会那天，天气真好啊！湛蓝湛蓝的天空里，飘着几朵薄薄的白云，透过白云甚至可以看到另一侧的蓝天。

张老师穿着一身崭新的灰色中山服，胸前戴着学校刚刚发的闪闪发光的校徽，领着初一（2）班的学生坐在主席台的东侧。

随着昂扬的乐曲，各校运动员入场了。重点中学毕竟是重点中学啊！那队伍就像豆腐块。当然，培新中学的运动员也不含糊，他们虽

然穿的是普通的白上衣，蓝裤子，但是步伐坚定，信心十足……

比赛开始了。枪声一响，凌小成就开始忙活起来，为大家前后奔跑着；然而他的耳朵却一刻也不曾放松广播喇叭中的每一个声音。

运动项目一个接着一个，两个小时过去了。凌小成万万没有想到，重点学校的同学不光学习好，运动成绩也那么好。第一名、第二名不是华大附中就是一中。只是偶尔在第三、第四名里听到一声培新中学的名字。凌小成几乎要哭出来。他盼望许久的这一天没想到竟是这样度过的。

最后一项三千米长跑就要开始了。

凌小成发现刘铁锁还坐在张老师的身后一动不动。他赶忙跑过去：“铁锁！该你啦！”张老师也回过头来：“铁锁，怎么还不去呀！”

“张老师，我肚子疼！”铁锁小声地说。

“真的吗？”

“嗯……”

过了一小会儿，张老师又和蔼地说：“铁锁，就是得了最后一名也不要紧，咱们培新初中组就报了你一个。”

“我真的肚子疼！”铁锁大声说。

张老师的眼光变得暗淡下来：“好！披上衣服，不要着凉。”

扩音器在招呼培新中学的运动员。铁锁没有动，张老师也没有说话。凌小成看见全场的目光好像探照灯光一样朝着他们这边射过来。他觉得有一股炽热的东西在胸中燃烧，使得他透不过气来。一瞬间，不知是一股什么神奇的力量好像在后边猛推了他一下，他跳到张老师的面前说：“张老师！我去跑！”

张老师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个只有一米五高的瘦小的男孩，仿佛今天才认识他：“你不行，会累坏的……”

“不！我行！”凌小成几乎是喊起来。“可冒名顶替是违反比赛规则的！”

“您去替我说说，总不能让三千米里没有培新中学的人啊！那多丢人哪！”